聊风俗

打绳

经子纺车

打绳用的木瓜

□ 刘旭东

20世纪60年代，临清市原文化局副局长、我的老领导和恩师王子华先生，曾经作词、谱曲过一首《打绳歌》。那首歌当年荣获上海之春音乐会一等奖，之后在全国传唱，被山东歌舞剧院、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保留节目演播多年，并进京到中南海特地为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演唱，受到好评。可见打绳这件事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有过多么重要的意义，受到过怎样的重视。

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，自古以来就与绳子形影不离。不论是拾柴打草、耕地播种，还是夏收秋收时用大小车辆运送庄稼等，都离不开绳子。现在各种场合使用的绳子，除了钢丝绳，大多是机制的塑料绳，而之前使用的绳子都是用苘麻打成的麻绳。

其实，我的祖辈，尤其是我父亲当年就曾以打麻绳在我们当地知名。我自己也学会了这项手艺，不过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本人情况的变化，我没有把这项手艺利用起来，也没有传承给我的儿女们。祖传下来的打绳用的工具，如今也只剩下一辆纺经子的车子，和两个打绳时用的木瓜了。

打绳需要用麻经子（我们俗称“经子”）。作为麻绳的半成品，经子是用苘麻茎皮纤维（也称“苘麻”）纺成的。纺经子是打绳前一道重要的工序。其过程是：先将一大缕苘麻用水洒湿一些，使其变得柔软，再将苘麻的细头用一两块条砖压住，然后坐下来，将一两根苘麻系在纺车上。接着，左手按顺时针向怀里方向转动纺车，右手将一根根麻批子接续上去。纺到一定长度，随着纺车的转动，拿着经子的手往右下方一拉一送，就将纺好的这一段经子缠绕在纺车上了。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。待纺车上绕满了，绕成一个大圆滚子，就开始卸车子。将经子头从一小节竹筒里穿过来，一手抓着竹筒牵动纺车倒转，一手将纺好的这些经子不断地缠绕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圆球，以备打绳用。

打绳的工具和名称各地不一。我家打绳用的主要有木瓜、大晃板、小晃板、吊钩、大框、大拖、小拖等。除了拴经子用的吊钩是铁制的，其他都是采用质地硬实的枣木、槐木等所制。打绳是两边相对进行。这一边，有两根深埋于地下的短粗的木桩，木桩上安着钻有十几个孔的大框，根据需要在孔上穿入若干“乙”字形吊钩，以备拴经子用。一条大晃板上，留有和大框上数目相同的孔，有弯度的吊钩分别伸入各个孔中。在相距若干米的另一边，是一个能被牵引的木制大拖，大拖后面压上配重用的砖石，大拖的横梁上也钻有几个孔，但比对面大框上的孔要少得多，也根据需要插入若干吊钩。待把经子在两边的吊钩上拴好以后，就开始打绳了。

打绳，是需要先给经子上劲儿的。大框那边按顺时针方向摇动晃板，带动吊钩一块儿转动，经子便一点点被拧上了劲儿，越来越紧。其间在几条经子上放入若干个串在一根短竹条上而带有沟槽的木瓜。木瓜一般是三四道沟槽，有几道沟槽打出来就是几股的绳。这一串夹着经子的木瓜放在一个后面有配重的小拖上。待经子上到合适的紧度（一个人用手随时捻动经子感受着松紧度），大拖这一头就开始摇动小晃板。就这样，两边一起哗啦哗啦打起绳来。当然，都是按顺时针方向，并且尽量保持所转的圈数一致。小拖就在两边摇动晃板产生的力的作用下，缓缓往前移动着，一根绳或数根麻绳到头儿以后停下晃板，解下新绳的两头。至此，一根根粗细长短不等的新绳就打成了。

我父亲干活仔细，又非常勤奋。一年四季，每天，他都早早起床，点燃屋里的油灯。油灯下，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纺经子。他纺的经子粗细均匀，紧实有度。缠起来的经子团也特别浑圆美观。绳打好之后，他不先把它们解下来，而是拿着一个旧鞋底子把整条新绳从头至尾用力勒一遍，除去毛刺儿，这样绳就更加光滑平顺。然后，再整整齐齐地挽好，放在一起。每逢赶集卖绳的前一天，他还把新绳用硫黄熏一遍，既结实耐用又白亮顺眼。那制作好的一根根新绳就像是一串算盘珠子均匀地排在一起，宛若一件件艺术品，煞是好看。

当年，我父亲的打绳技术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，他是跟我爷爷学会的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一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，有五六家学会了这门手艺，干起了这个行当。尽管我没有将这门技艺继承下来，但很是佩服爷爷和父亲两代人的工匠精神。

父亲身体非常壮实，精神头儿也好，一年四季穿得干干净净，80多岁了还一直坚持打绳赶集。逢集一大早，他便带着自己精心打好的绳去集市展示和交易。打绳除了用来贴补家用，还是他精神上的享受。他早先是骑着一辆“国防”牌自行车，驮着货去赶集，后来又换成了小驴车。过了80岁，父亲还在打绳、赶集，我怎么也阻挡不住，干脆尽量配合他。母亲去世之后，父亲的手脚渐渐变得迟钝起来，耳朵也有些背了。在我的极力劝告和阻止下，他才不赶集了，但还是不断有买经子买绳的人到家里来。88岁那年，他老人家安安静静地去世了，是当时我们村最高寿的一位老人。他走后，里屋地上留下了一些没有卖完、长短粗细不等的绳和套，我都陆续送给了父亲的外甥们，他们做活用得着。

我怀念早年那忙碌而欢快的打绳场面，我也敬佩老一辈人那勤勉细致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。那绳、那人，带着浓浓的乡愁，是我内心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水缸

□ 耿仁国

20世纪70年代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们鲁西农村老家，家家每天必须干的两件事，一是挑水，一是推磨，两个活儿缺少一个也吃不上饭。所以，每家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。

奶奶家院子里有一口很大的水缸，里面盛满了清清的井水。缸是陶制的，颜色是红色，圆圆的大肚子，圆圆的大口，直径与高度差不多，就像一个大胖子。外边是一道道斜纹，像手指的印痕。因为水是从外面井里挑来的，所以显得很珍贵，我们谁也不敢浪费。水缸里的水只是用来烧水做饭，洗衣服要到村前小河边或村西池塘边。上小学时，下午容易口渴，每当下了课，我们就到附近王爷爷家去讨水喝，他家的水缸里放着一个葫芦做成的水瓢，我们可以放心地舀水，咕咚咕咚地喝个痛快，从来没有闹过肚子。

村里有一眼老井，在前街道路北侧中间，距离奶奶家有好几百米。相传老井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，全村人都吃井里的水。

我父亲排行老大，在外地当教师，不常在家，二叔在甘肃当兵，奶奶家挑水的担子就落在了三叔肩上。三叔任劳任怨，每天早晨带上扁担和井绳、水桶，哼着小曲到老井处，把井里的水打上来挑回家，倒进水缸里。另外，他再去小河边挑来几桶河水，用来饮牛、做豆腐。他都是夜里做豆腐，天一亮，挑完水，吃完早饭就去卖豆腐，换回黄豆再继续做。

奶奶家的水缸，每天都满满的。有时，缸里底部长了青苔，奶奶就嘱咐三叔先停一天挑水，把缸底彻底清洗一遍。我和哥哥从小河里逮来小鱼，拣几条好看的小红鱼养在缸里。每天放学回家去缸边，看着小鱼在缸里快活地游来游去，感觉自己也有了小鱼一般的快活。

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家里的一口水缸如同一个自来水水源，何时用水何时去舀，洗菜做饭洗脸刷牙都用这一缸水。夏天的时候，回家渴得不行，舀起一舀子水咕咚咕咚地饮下，特别痛快；冬天则要把缸挪到屋里，不然的话，缸里结冰，会把缸撑烂。

后来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打压水井盛行，家家有了压水井，用手轻轻一压，地下清泉汩汩流出，清凉干净。再后来，进入新世纪，村里安装了自来水，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，水缸失去了使用价值，渐渐退出了生活圈子，被废置在院子一隅。有的人家嫌碍事，干脆就当废品扔了。可是我至今对那些水缸有一种莫名的感情，挥之不去。

除水缸外，过去家家户户还要有咸菜缸。它们高约半米，里面用大盐水浸泡着胡萝卜、芥菜疙瘩、白菜疙瘩等，每次吃饭时，捞出一些，洗净，切成细丝或细条，就着干粮吃，味道非常咸，至今记忆深刻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刚结婚不久，在阳谷县十五里园小学家属区居住的时候，曾经用过一口水缸。那时，我们几家合用一座水塔，因为经常停电，抽水不太及时，用水不便，就花10元钱买了一口水缸。那是一口极普通的水缸，粗陶制成，高约一米，上口直径约有半米，能盛大约四桶水，大大解决了当时的吃水问题。

后来往张秋镇搬家，明知道张秋镇吃水方便，水缸没多大用处，但考虑再三，终于割舍不掉对它的那份特殊感情，也把它一起带到了张秋镇政府家属院新家里，放在了自来水管的旁边。

周末，领着儿子去黄河沉沙池玩，昔日滚滚流动的黄河水消退了，沉沙池恢复了平静，青青的野草长得非常茂盛，许多羊群像天上的白云。沉沙池留下的一个一个小坑，像一个个小小的湖泊。有的坑里，水已接近干涸，我们回家取了水桶来，捉回很多小鱼。除美美地吃一顿外，留几条养在缸里，有一种用金鱼缸养鱼所没有的乐趣。

我曾几次外出参观学习，收获都不少。有一次去大连，在老虎滩海边捡到一块石头，状似蜗牛，非常好看，让人爱不释手；另一次到四川九寨沟，路过岷江源，在那里捡了一块五彩石，更是奉为珍宝，养在缸里，感觉特别有纪念意义。

闲暇的时候，我就到缸边，俯首看缸里，几条小鱼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，缸底是那几块精致的石头，让人产生无穷的回忆，感觉到生活的舒适与惬意。

2008年，我们再次搬家到阳谷县城，住进了新建的楼房。我终于割舍掉那份情缘，把那口曾经陪伴我十几年的水缸送回了农村老家。虽然这口水缸已经没有任何用途，但是我仍不愿丢弃，把它放在老家院子里，让它成为记录时代的一个标记。

（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）